

当代大家散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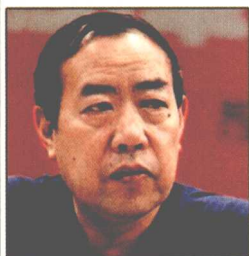
王必胜 主编

定西笔记

平凹



贾平凹 著



DANGDAI
DAJIA
SANWEN

Wang

I

J



NLIC2970861224

线装书局



贾平凹 著

定西军



綫裝書局



NLIC297086122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定西笔记/贾平凹著. —北京:线装书局, 2012. 12
ISBN 978-7-5120-0811-3

I. ①定…7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6750号

定西笔记

作者 贾平凹

责任编辑 李琳

装帧设计 王文龙 白晨

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

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四一号

邮编 一〇〇〇〇九

电话 六四〇四五二八三

网址 www.xzhbc.com

北京奥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三六千字

一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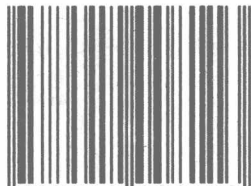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八〇〇

七八元

定印版印字印
价数次张数刷

ISBN 988-7-5120-0811-3



9 787512 008113 >

总序

王必胜

散文，一直为文学爱好者和大众读者所青睐，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，散文的定义难定一尊，倒也无妨，作为一种文学的类别，她有相当固定的读者，也有稳定的作者队伍，在当下各类文学书籍中是有市场的。君不见，散文的各类选本、丛书，层出不穷。在林林总总的散文选本中，我们推出这样一套特别的书，一套荟萃了当代散文高手们的大雅之作，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。

俗话说，好马要配好鞍，好文章也要有好的包装。散文，当代名家的大作，用线装书的形式推出，也许之前有过，但成套的丛书，恕我孤陋寡闻，还是没有的。至少，当前十分活跃的散文名家的集子齐整地推出，还是首次。我们看到，这套书装帧雅致、内容精致，体现了印制与创作的相得益彰，在众多散文的选本中，是别致而有吸引力的。形式的精美，印制的精良，无形中就会让人先睹为快。当然，散文在有的论者那里是「古已有之」的，可以追溯到上古的竹编或者更远，如此一来，这本来古雅的文本，如今又通过这古朴典雅的形式推出，还原其雅致庄重，更有另一番意味。

我们曾把散文当作文学的玉人，玉树临风，亭亭玉立，站在文学的高地上，显示着高雅的情怀和温暖的文心。是的，散文本来就是最能体现作者的真性情，情感真挚，情怀率真，见性见情，

在文学花园中是一枝温润摇曳且内涵厚实的花朵。而有了这样的线装书的形式，让艺术的面貌找到了优美的表达，成为读者印象深刻的读本。如玉之可人，如花之美丽。让散文之美，得到更大的传扬，岂不善哉。

还有，作家们都是散文高手，他们的散文，或深邃瑰丽，或丰厚沉实；或直面人生，或针砭社会病灶；或寄怀于当下人文生态，或开掘于历史史实，等等，等等。姚黄魏紫，各呈其妙，绘成了当下最为斑斓的文学景象，成就了散文的光华与丰饶。睹之读之，岂不快哉。

本书短时间内得以出版，应当感谢线装书局同仁们的辛劳。总编辑曾凡华是位诗人、作家，由他动议邀我主编这套丛书，作为多年的朋友本人岂敢有违，当然，更得益于几位著名作家的鼎力襄助（他们自己选定篇目，或亲自来发电子文本），以及责编李琳女士的组织之功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壬辰年冬月于北京

目 录

总序

王必胜

定西笔记

一

一

定西笔记

目 录

二

哎哗啦啦，样——云起呢，呼雷儿——电——闪。——霎时呢，我——过——了呢——万水——千山。

这是我在唱秦腔。陕西人把起念作且，把啊雷叫呼雷儿，把万水又发音成万费，同车的小吴也跟着我唱。秦腔是陕西人的戏，却广泛流行于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，小吴是甘肃定西的，他竟然唱得比我还蛮实。

亏了有这个 small 吴当向导，我们已经在定西地区的县镇上行走十多天了。看见过山中一座小寺门口有个牌子，写着：「天亮开门，天黑关门。」我们这次行走也是这般老实和自在，白天了，就驾车出发，哪儿有路，便跟着路走，风去哪儿，便去哪儿；晚上了就回城镇歇下，一切都没有目的，一切都随心所欲。当我们在车上心情热闹的时候，车子也极度兴奋，它在西安城里跟随了我六年，一直哑巴着，我担心着它已经不会说话了，谁知这一路喇叭不断，像是疯了似的喊叫。

在我的认识里，中国是有三块地方值得行走的，一是山西的运城和临汾一带，二是陕西的韩城合阳朝邑一带，再就是甘肃陇右了。这三块地方历史悠久，文化纯厚，都是国家的大德之域，其德刚健而文明，却同样的命运是它们都长期以来被国人忽略甚至遗忘。现代的经济发展遮蔽了它们曾经的光荣，人们无限向往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繁华，追逐那些新兴的旅游胜地的奇异，很少有人再肯光顾这三块地方，去了解别一样的地理环境，和别一样的人的生存状态。

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生命里或许有着贫贱的基因吧，我喜欢着这几块地方，陕西韩城合阳朝邑一带曾无数次去过，运城临汾走过了三次，陇右也是去过的，遗憾的只是在水附近，而天水再往北，仅仅为别的事专程到过一县。已经是很久很久了，我再没有离开西安，每天都似乎忙忙碌碌，忙碌完了却觉得毫无意义，杂事如同手机，烦死了它，又离不开它，被它控制，日子就这么在无聊和不满无聊的苦闷中一天天过去。二〇一〇年十月的一天，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，那是个大家庭，四世同堂，他们都在说着笑着观看电视里的娱乐节目，我瞅见朋友的奶奶却一个人坐在玻璃窗下晒太阳。老奶奶鹤首鸡皮，嘴里并没有吃东西，但一直嚅嚅蠕蠕动着，她可能看不懂电视里的内容，孩子们也没有话要和她谈，她看着窗台上的猫打盹了，她开始打盹，一个上午就都在打盹。老太太在打盹里等待着开饭吗？或许在打盹里等待着死亡慢慢到来？那一刻中，我突然便萌生了这次行走的计划。

我对朋友说：咱驾车去陇右吧！

朋友说：你不是去过吗？

我说：咱从天水往北走，到定西去！

朋友说：定西？那是焦苦的地方，你说去定西？

我说：去不去？

朋友说：那就陪你去吧。

说走就走，当天晚上我们便收拾行囊。一切都收拾停当了，我为「行走」二字笑了。过去有「上书房行走」之说，那不是个官衔，是一种资格和权力，可也仅仅能到皇帝的书房走动罢了，而我真好，竟可以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了。

但是，我并不知道这次到定西地区大面积的行走要干什么，以前去了天水 and 定西的某个县，任务很明确，也曾经豪情满怀，给人夸耀：一座秦岭，西起定西岷县，东到陕西商州，我是沿山走的，走过了横分中国南北的最大的龙脊；一条渭河，源头在定西渭源，入黄河处是陕西潼关，我是溯河走的，走的是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血脉啊！可这次，却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它是偶然就决定的，决定得连我也有些惊讶：先秦是从这里东进到陕建立了大秦帝国，我是要来寻根，领略先人的那份荣耀吗？好像不是。是收集素材，为下一部长篇做准备吗？好像也不是。我在一本古书上读过这样的一句话，「纯粹而不杂，静一而不变，淡然无为，动而以天行，谓之养神」，那么，我是该养养神了，以行走来养神，换句话说，或者是来换换脑子，或者是来接接地气啊。

后半夜里进的定西城，定西城里差不多熄了灯火，空空的街道上有人喝醉了酒，拿脚在踢路灯杆。他是一个路灯杆接着一个路灯杆地踢，最后可能是踢疼了脚，坐在地上，任凭我们的车怎样按喇叭他也不起。打问哪儿有旅馆？他哇里哇啦，舌头在嘴里乱搅着，拿手指天。天上是一弯细月，细得像古时妇女头上的银簪。

天明出城，原来城是从山窝里里长出来的么，当然也同任何地方的城一样，是水泥城，但定西城的颜色和周围的环境反差并不大，只显得有些突然。

哎呀，到处都是山呀，已经开车走了几个小时了还在山上。这里的山怎么这般模样呢，像是全俯着身子趴下去，没有了山头。每一道梁，大梁和小梁，都是黄褐色，又都是由上而下开裂着沟渠壑缝，开裂得又那么有秩序，高原地皮原来有着一张褶皱的脸啊，这脸还一直在笑着。

看不到树，也没有石头，坡坎上时不时开着一种花，是野棉花，白得这儿一簇，那儿几点，感觉是从天上稀里哗啦掉下来了云疙瘩。

其实天上的云很少。

再走，再走，梁下多起来了带状的塬地，塬地却往往残缺，偶尔在那残缺处终于看到一庄子树了，猥琐的槐树或榆树的，那就是村庄。村庄里有狗咬，一条狗咬了，全村庄所有的狗都在咬，轰

轰隆隆，如雷滚过。村庄后是一台台梯田，一直铺延到梁畔来，田里已经秋收，掰掉了苞谷穗子，只剩下一片苞谷秆子，早晨的霜太厚，秆子上的叶都蔫着，风吹着也不发出响来。

后来，太阳出来了，定西的太阳和别的地方的太阳不一样，特别有光，光得远处的山、沟、崬和村庄，短时间里都处在一片恍惚之中。下车拍一张照片吧，立在太阳没照到的地方，冷是那空气里满是刀子，要割下鼻子和耳朵，但只要一站在太阳底下，立即又暖和了。对面圪梁梁上好像站着一个人，光在身后晕出一片红，身子似乎都要透明了。喊一声过去，声在沟上空就散了节奏，没了节奏话便成了风，他也喊一声过来，过来的也是风，相互摇摇手，小吴说他要唱呀，小吴学会了我教的那几句秦腔，他却唱开了花儿：

叫——你把我——想倒了哈，骨头哈——想成——干草了哈，走呢——走——呢，越远了。不来哈——是由不得——我了哈。

车不能停，猛地一停，车后边追我们的尘土就扑到车前，立即生出一堆蘑菇云。蘑菇云好容易散了，路边突然有着三间瓦房。前不着村，后不靠店的，怎么就有了三间瓦房，一垒六个旧轮胎放在那里，提示着这是为过往车辆补胎充气的。但没有人，屋门敞开，敞开的屋门是一汪黑的洞。

一只白狗见了我们不理睬，往门洞里走，走进去也成了黑狗，黑得不见了。瓦房顶上好像扔着些绳子，那不是绳咯，是干枯了的葫芦蔓，檐角上还吊着一个葫芦。瓦房的左边有着一堆土，土堆上插了个木牌，上面写着一个字：男。路对面的土崖下，土块子垒起一截墙，二尺高的，上面放着一页瓦，瓦上也写了一个字：女。想了想，这是给补胎充气人提供的厕所么。

从山梁上往沟道去，左一拐，右一拐，路就考司机了，车倒没事，人却摇得要散架，好的是路边有了柳。从没见过这么粗的柳呀，路东边三棵，路西边四棵，都是瓮壮的桩，桩上聚一簇细腰条子。小吴说，这是左公柳，当年左宗棠征西，沿途就栽这样的柳，可惜见过这七棵，再也没眼福了。但路边却有了一个村子，村口站着一个老者。

老者的相貌高古，让我们疑惑，是不是古人？在定西常能见到这种高古的人，但他们多不愿和生人说话，只是一笑，而且无声，立即就走掉了。这老者也是，明明看见我们要来村子，他就进了巷道，再也没有踪影了。

巷道很窄，还坑坑洼洼不平整，巷道怎么能是这样呢，不要说架子车拉不过去，黑来走路也得把人绊倒。两边的房子也都是土坯墙，是缺少木料的缘故吧，盖得又低又小。想进一些人家里去，看看是

不是一进屋门就是大炕，可差不多的院门都挂了锁，即便没锁的，又全关着，怎么拍门环也不见开。

忽地一群麻雀落下来，在巷道里碎声乱吵，忽地再飞走起，像一大片的麻布在空中飘。

当拐进另一条巷道，终于发现了一户院门掩着，门口左右摆着两块石头，这石头算是守门狮吗？推门进去，院子里却好大呀，坐着一个老婆子给一个小娃娃梳头，捏住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正骂着让小娃娃看，见我们突然进来，忙说：啊达的？我说：定西城里的。她说：噢，怪冷的，晒哈。忙把手里的东西扔了，起来进屋给我们搬凳子。我的朋友问女娃：你婆在你头上捏了个啥？我还以为是虱哩！司机作怪，偏在地上瞅，瞅着了，说：咦，我还以为不是虱哩！小娃娃一直撅着嘴，蛮俊的，颧骨上有两团红。

我们并没有坐在那里晒太阳，院里屋里都转着看了，没话找话的和老婆子说。老婆子的脸非常小，慢慢话就多起来了，说她家的房子三十年了，打前年就想修，但椽瓦钱不够，儿子儿媳便到西安打工去了，家里剩下她和死老汉带着孙女。说孙女啥都好，让她疼爱得就像从地里刨出了颗胖土豆，只是病多，三天两头不是咳嗽就是肚子疼，所以死老汉一早去西沟岔行门户，没带这碎仔仔，碎仔仔和她致气哈。她说着的时候，小娃娃还是撅着嘴，她就在怀里掏，掏了半天掏出一颗糖，往小娃娃嘴里一塞，说：笑一哈。小娃娃没有笑，我们倒笑了，问这村里怎么没人呀？她说，是人少

了，年轻的都到城里讨生活了，还有老人娃娃们呀！我说：院门都锁着或关着，叫着也没人开。她说：没事么？我说：没事，去看看。她说：那有啥看的？我说：照照相么。老婆子立马让我给她和孙女照，然后领着我们在村里敲那些关着院门的人家，嚷嚷：开门，开门哈菊娃！院门拉开一个缝，里边的说：阿婆，啥事？老婆子说：你囚呀，城里人给你照相呀不开门？门却哐地又关严了，里边说：呀呀，让我先洗洗脸哈！

我们先后进了七户人家，家家的院子都大，院墙上全架着苞谷棒子，太阳一照，黄灿灿的。我们说一句：日子好么。主人家的男人在的，男人们都会说：好么，好么。他们语言短，手脚无措，总是过去再摸摸苞谷棒子，还抠下一颗在嘴里嚼，然后憨厚地笑。院子里有猪圈，白猪黑猪的，不是哼哼着讨吃，就是吃饱了躺着不动。有鸡，鸡不是散养的，都在鸡舍，鸡舍却是铁丝编的笼，前边只开一个口儿装了食槽，十几个鸡头就伸出来，它们永远在吃，一俯一仰，俯俯仰仰，像是弹着钢琴上的键，又像是不停点地叩拜。狗和猫是自由的，因为它们能在固定的地方拉屎尿尿，但狗并不忠于职守，我们去后，刚叫一下，主人说：嗨！就不吭声了，蹲在那里专注起猫，猫在厨房顶上来回地走，悠闲而威严。就在男人领着我们到堂屋和厨房去转着看的时候，女人总是在那里不停地收拾，其实院子已经很干净了，而屋里的柜盖呀，桌面呀，窗台呀，擦得起了光亮，尤其是厨房，

剩下的一棵葱，切成段儿放在盘子里，油瓶在木橛子上挂着，洗了的碗一个一个反扣着在桌面上，还苦了白布。到了柴棚门口，女人说：候一会儿，乱得很！我们说：柴棚里就是乱的地方么！进去后，竟然墙上挂的，地上放的，是各种各样的农具，锄呀，锨呀，镰呀，镢是板镢和牙子镢，犁是犁杖，套绳和铧，还有耢子、耙子、槌枷、筛子、笼头、暗眼、草帘子、磨杠子、木墩子，切草料的鐮子，打胡基（土坯）的杵子，用布条缠了沿的背篓、筐篮、簸箕、圆笼。女人用筐子装了些料要往柴棚后的那个草庵去，草庵里竟然有毛驴，毛驴总想和我们说话，可说了半天，也就是昂哇昂哇一句话。

我们和老婆子走出了第七户院子，老婆子家的狗就在院门口候着，老婆子喜欢地说：接我啦？抱起了狗，狗的尾巴就摇得像风中的旗。

出了村子，我的情绪依然很高，对朋友说：这才是农村的味啊！

朋友觉得莫名其妙，说：哎？

我说：什么东西就应该是什么味呀，就像羊肉没了膻味那还算羊肉吗？

朋友说：你这就怪了，刚进村嫌巷道太窄，嫌房盖得太矮，转了一圈又说这好那好，农村就该是这个味，这不自相矛盾吗？

朋友的话一下子把我噎住了。

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农村到西安的，几十年里，每当看到那些粗笨的农具，那些怪脾气的牲口，那些呛人的炕灶烟味，甚至见到巷道里的瓦砾、柴草和散落的牛粪狗屎，就产生出一种兴奋来，也以此来认同我的故乡，希望着农村永远就是这样子。但是，我去过江浙的农村，那里已经没有一点农村的影子了，即使在陕西，经过十村九庄再也看不到一头牛了，而在这里，农具还这么多，牲畜还这么多，农事保持得如此完整和有序！但我也明白我所认同的这种状态代表了落后和贫穷，只能改变它，甚至消亡它，才是中国农村走向富强的出路啊。

我半天再没有说话，天上那一大片麻布又出现了，突然间成百只山麻雀就落在村口到车的那段路面上，它们仍是碎声乱吵，吵得人头痛。

还是黄土梁，还是黄土梁上的路，但今天的路比昨天的窄，窄得一有会车一方就得先停下来。好的是已经半天了，只有我们这辆车，嚷嚷：这是咱们的专道么！可刚转过一道弯，前边就走着一个个牛车。

不会吧，怎么会有牛车？就是牛车。